

翻开尘封的历史，有段旧梦，谓之民国。

才子风流，星斗辈出——

鲁迅，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李叔同，沈从文……

十二位至情至性民国才子，十二段悲喜交集戏剧人生

无问西东，方得始终。

纸短情长

十二位民国才子的深情往事

青梧

（著）

非外借

纸

FOREVER

短

YOUNG

情

长

十二位民国才子的深情往事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纸短情长 / 青梧著.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8.8

ISBN 978-7-5057-4436-3

I. ①纸… II. ①青…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1914号

书名 纸短情长

作者 青 梧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8.25印张 150千字

版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436-3

定价 4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001

自序：在荒野里漫游

脸上有同样的灼伤，
眼里有相同的忧郁，
不为寻猎，不为赶路，
他们是在寻找自己。

007

梁实秋：一生一世一双人

你走之后，我像一棵树，
有枝有叶，还活着，
却了无生意，只好踉踉跄跄地独行。

025

李叔同：不负如来不负卿

人生短暂数十载，
大限总要来，
你我早晚分别，
愿你我能看破。



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

徐志摩：他所爱的只是一个梦

任凭秋风吹尽满园黄叶，任凭白蚁蛀烂千年画壁；
就使有一天霹雳震翻宇宙，也震不翻你我『爱墙』内的自由。

朱生豪：最会写情书的男人

我想作诗，写雨，写夜的相思，
写你，却写不出……只是醒来得，甚是爱你。

林语堂：何妨怜取眼前人

吾所谓钟情，是灵魂深处一种爱慕而不可得已之情。
由爱而慕，慕而达则为美好姻缘。

131

鲁迅：爱情只是两个人的事

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不合法也罢，
你需要我，我需要你，我们的爱与世人无关。

149

胡适：爱之于我，是智慧的需要

三天两夜，梦里曾经相见。
不知离别苦，犹向天边月，唤娟娟。

167

郁达夫：一身飘零江湖行

庸常的人，大多能够安稳地度过一生。
英雄或诗人，不是死于正义，就是死于爱情。



189

邵洵美：我是诗人中的浪子

智慧的尽头是虚无，真正的天才，
往往在现实中并无多少足迹，他们早已毁灭于自身。

207

戴望舒：我的浪漫你看不见

我的恋人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庞，
桃色的双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

235

苏曼殊：无端狂笑无端哭

余生渐长，他一面禅心入空门，
一面流连花丛中，纠缠于出世与入世之间。



自序：在荒野里漫游

脸上有同样的灼伤，
眼里有相同的忧郁，
不为寻猎，不为赶路，
他们是在寻找自己。



一本书的序言究竟应该怎样写？大概没有什么成法。我既打算写成一篇说明，也不打算做成一种广告，更无意炖一锅好鸡汤。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将自己写作中闪现的片段性的念头放在这里，也算是一种交代。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谈及自己的传记创作时，曾提出“精练、浓缩和准确”这样一个准则。用他的话说，他的传记作品“不是出自文献资料，而是唯一出自自觉的爱去塑造一个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笔者在写这本书之前，也曾怀揣着同样的宗旨，至于下笔能否及义，则是另一回事。就写作本身而言，表达的企图过于急切，想表达的东西太多，往往会与文本构建发生冲突，要把一个人写成一种命运，情感的力量就要大于理性的力量。这种写作，使作者自身也发生了变化。

谈民国人物，犹言魏晋风流。风暝寒烟，松月朗照，在风物之中，人才是天地精神。谈谁、怎么谈、谈什么，都非常重要。犹如从大江大河看月之倒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然而舀一瓢水出来，那一瓢水中之月才是你的。我选择谈和文学相关的人

物，因为文学代表着一种心灵的内省，是对表象的超越。它使灵魂轻逸，使肉体沉重，扩大了心灵的范畴，增加了对万事万物的理解。我选了一个诗人、一个翻译家、一个作家……这是一群敏感的灵魂，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命运的某种悲剧性所在。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不能逃离他自己。

在荒野里漫游的人，不是为了寻猎，也不是为了赶路，他们是在寻找自己。屈原和荷马身上背着同一个大十字架，脸上有同样的灼伤，眼里有相同的忧郁，他们不只是诗人，同时也是命运的践行者。伍迪·艾伦说：“一个坦言了解自己人，肯定是浅薄的。”周作人在《寻路的人》中说：“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其表达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我一向认为，好的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戏剧型的（诗性的），一类是学者型的（探究性的）。前者精于虚构，倾向于情感的、灵性世界的挖掘，如郁达夫、沈从文和戴望舒；后者着力于写实，倾向于理性的、现实世界的批判，如鲁迅、胡适和林语堂。前者是魔笛，动人心魄；后者是羯鼓，振聋发聩。当然，这种分法不是绝对的，有些戏剧型作家同时也兼具学者气质，反之亦然。就个人偏好而言，我倾向于戏剧型的作家，他们就像是在黑暗的地下前行，打通了一条求知、悲悯与爱之间的隧道。有了这条隧道，人不但能追求现实的自由，同时也

能追求心灵的自由。

民国是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一个桥梁，人的身上汇聚了古典性和现代性两种东西，互相撞击，同时又交相辉映，别有一番味道。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是在深入一个时代。我不愿意称他们为“文人”，就像诗人海子说的，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把一切都变成了“趣味”。某种程度上，我所谈的这些人物，都在竭力避免或摆脱这种趣味。以鲁迅为例，他一生执着于批判，其本质是使人成为人。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可以是任何一种东西（工具或奴才），却最不像人。鲁迅先生用一支笔进行战斗，就是要解开附着在人的灵魂上的桎梏，使人恢复活泼的本性，不但成为社会的人，同时也成为自然主义的人。可以说，他本质上就是一个诗人。

真正的人，知识、心灵、情感，三者缺一不可。所谓的圣人，或者完人，本质上其实是一具丧失了情感表达、心灵诉求的僵尸而已。无论他们的知识多么丰富，头脑多么发达，在“人”这个意义上都已经是残缺的了。也许正是这样，那些情感和心灵都健全（或更加炽烈）的人，反而不可把握自己的命运。如我所选择的人物，他们身上有各种常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东西，郁达夫多情近于滥、钱玄同激进近于偏、朱生豪执着近于痴、苏曼殊畸零近于疯……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真——真诚、真情、真挚。他们离经叛道，欲打破枷锁却又在枷锁之中，

在命运之轮上尽显人本身的缺憾。他们不怕向众人展示自己脆弱的那一面，只因他们不曾戴过面具。照陈丹青先生的说法，那是一种“未经毁伤扭曲的人格天然”。他们是一代大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像一个儿童。

《先知》中说，当爱向你召唤的时候，跟随他，虽然他的路艰难而陡峭。我们所熟悉或不熟悉的这些大家，他们最终所践行的路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爱。《红楼梦》里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广义而言，这其实也是在说生命的有限性，集中你的生命，为某一段时光、某一件事、某一个人倾注你的情感的力量，活得像他们一样真。

是为序。



梁实秋：一生一世一双人

你走之后，我像一棵树，有枝有叶，还活着，
却了无生意，只好踉踉跄跄地独行。



学者谢泳有一个论断，他说“左翼”作家的婚姻好的不多，而“新月派”作家的婚姻相对好一些。就个体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方向。对“左翼”作家和“新月派”作家的婚姻状况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无法否认谢泳所说的客观性。“左翼”人物中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萧军皆在婚姻上颇多不谐，而“新月派”的闻一多、梁实秋、陈梦家、林徽因皆能与另一半融洽相处。作家的婚姻，往往对其人生与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在梁实秋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新月派”的大将，梁实秋曾与鲁迅发生多次论战，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公案之一。研究梁实秋的情事，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旁证。

尤爱他那书生模样

梁实秋十九岁时，父母打算为他订一门婚事，女方是安徽绩溪人，长他两岁，名叫程季淑。为了让弟弟放心，梁实秋的大姐亲自去了解，她回来对梁说：“我看她人挺好，蛮斯文的，

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还一头乌发，挽成一个发髻堆在脑后。”当时梁实秋正在清华大学念书，他私下写了一封信给程氏，想亲自谈一谈，但信投出去却杳无音信。

正当梁实秋感到忐忑时，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让他不要灰心，并告诉他程季淑工作的单位和电话。原来，这封信正是他的“红娘”——程季淑的闺密黄淑贞写的。梁实秋与程季淑之所以能够在一起，也与这位黄小姐有关。黄淑贞的父亲与梁实秋的父亲系旧交，黄淑贞想给闺密程季淑找一个称心的夫婿，因此便请母亲把程季淑的八字写在红纸上，去梁家提亲。这才是事情的原委。

梁实秋看了信后，立刻打电话过去。程季淑虽籍贯是绩溪，却是在北平出生和长大的，口音完全北方化，珠圆玉润，温婉极了，一下子打动了梁。他问她为何不回信，程氏羞怯不语，梁氏请求见一面，对方答应了。就这样，他们“约会”成功了。见面那天，程季淑穿着一身浅蓝上衣、长及膝盖的黑色裙子，素面朝天，显得朴素大方。梁实秋则穿着一袭蓝呢长衫，胸前饰着清华校徽，流溢着书卷气。多年以后，程季淑还记得“未婚夫”当时的着装，尤其爱他那书生模样。

二人见面只谈了半个钟头，但彼此都很满意，并约定下次在中央公园的“四宜轩”见面，从而拉开了恋爱的序幕。这虽然是“包办”的婚姻，却有一个自由恋爱的过程，不能不说与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有关。

程季淑虽出身名门，但是到她这一代家里已经败落了。她的父亲程佩铭在她九岁时身故，她与寡母依靠大家族里的叔伯接济度日，受尽了寄人篱下的辛酸。不过，程季淑读书十分用功，考入国立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后逐渐得到叔伯们的看重。

当时的北平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是民风依旧十分保守，逛八大胡同的窑子，人们习以为常，自由恋爱却惊世骇俗。程家虽然已经败落，但是大家族的声望和脸面还在，所以程季淑对恋爱十分顾忌。她首先把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很理解女儿，一方面支持女儿的勇敢行为，另一方面又叫她谨慎一些，避免被叔伯们知道，引起非议。不过，旧礼教束缚不住青年男女的心，一到周末，她还是应梁实秋之邀去看电影或逛公园，谈天说地，畅想未来。

梁实秋在三妹梁亚紫在北平女师大念书，知道哥哥与程季淑恋爱了，不但予以支持，还负责保密，不过此事还是被梁父知道了。有一次，梁实秋请程季淑、黄淑贞在公园的茶座饮茶，发现父亲也在不远处的茶座上，正和一帮朋友聊天。梁父也看见了他们，起身过来打招呼，梁实秋只得向父亲介绍程、黄二人。程季淑落落大方，言辞十分得体，尽显名门闺秀的风度，梁父十分满意，还替他们付了茶钱。此后，父亲给梁实秋的零用钱就比以前多了些，这位开明的父亲支持儿子恋爱。